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口德卷之十二

攻○隱○慝○造○蜚○譎○舌○底○逞○龍○泉○須○防○鬼○矚○詆○潛
修○揚○中○毒○腹○間○藏○蜂○蠆○自○取○數○窮○彼○一○語○與
戎○曷○如○片○言○挾○纜○吾○輩○當○渾○默○精○深○勿○徒○效
仰○天○之○唾○也○纂○口○德○第○十○二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孔子觀周。見太廟古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因
銘其背曰古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

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
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
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
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

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
弟言依於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
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
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詆取怨之道也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
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
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
言也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

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多言數窮者非
耶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

元城先生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是

以君子貴謹言

浮論難憑聖賢多謗試問釋迦於移山之口佛
公平哉叩宣尼於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善謹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
大害揚隱微談中霽爲德毋乃太涼積愆消
福吾黨戒之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
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
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顧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
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

言

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
揆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
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
誠以慎口

司馬徽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害人
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辯高下每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
皆言佳。豈人谷君意乎？微曰：如君所言，亦復
佳。其婉遜如此。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士，君子
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
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

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報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聞暖語如挾纜，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如壓卵，聞溫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金，口耳之際，倍爲親切。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同之，終莫能得。

祝期生爲人儼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
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
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
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
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
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
而影射誣人不少矣。祝舌猶存。當任他快而
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亦嚼舌而死。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

傅獻簡公曰以帷箔之罪加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訖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朱子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玉真先生云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諍人翩翩齋

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有好談閤門者吾曹當引避之況據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褻至尊辱士類此小輩餽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褻裳蹈之哉

楊天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

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
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爲老翁不可得也

或問人於議論多直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
曰亦是量狹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徐司空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
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
馬去而陟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

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
存張大衙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而
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待良苦已入問
何故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云。參
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大笑。而亦有爲公咋
指者。顧小川爲徐文貞壻。謁見太守方公。適
有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
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謔。一時機鋒到自難禁。

未免貽輕詆之譏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劉貢父滑稽善詭。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景王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蓋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固多鬼責尤重。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怨。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

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
何異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
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
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敦家要畧曰今人一用抵觸忿謗蝟興豈忠厚
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
所信者日月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

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
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
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
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
可不戒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
每有慶會妻囑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
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梓貯檟榔一斛遺之。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訐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

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
道一言之力也。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
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
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
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
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
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
長短，妄是非政法，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繳訐。至污人以帷簿不明事。范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不言。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奏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欲以

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建。之。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承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昨非菴日纂內省卷之十三

千聖示心燈三省九思教我津中覓岸寸腔
懸膽鏡畏衾羞影盡人衣裏藏珠刻刻提防
念念返照過於閃電中天何止聞鐘清夜纂
內省第十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卽計一日奉養之費及
所爲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

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
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
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
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
止之老兵自恭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
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

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
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懼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
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
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
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

發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閑敬應
念于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
有蒼頭執事日所爲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
不可告者不敢爲也

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
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末流種毒

者不知此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

執初者福輕而負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
天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
性卽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襟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
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
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纔是學問得力
處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讞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來。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

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道路。欹仄者正之。禾稼偃仆者扶之。終身不役。使臧獲。薩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直而去。古有道者。省察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譚道。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處一刻不丁然見我切宜慎獨

事當快意處能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任不特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
凜於十王考校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
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
殿中者令投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
亦令驚覺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
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
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卽反真。一帖清涼散
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
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
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

後○來○造○就○使○懂○懂○往○來○鹵○莽○裂○滅○卽○讀○書○亦
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
人○也○况○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
恚○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
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
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爲○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
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干○

人不如省費。

晉王珣王珉捨宅爲寺。唐賀之章捨宅爲千秋觀。龐蘊沉家產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梵行。裴休爲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戀。如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閭閻以益宅。獵市利以增貲。爲錙銖而破顏。爭尺寸而連訟。擁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日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債。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喫菜而生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詆仙佛遇病齋懺
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廣筵媚
竈乞墦日掛山林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小人營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爲何怕青天
有眼

晉傅玄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

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污，愿速焚以彰不德。旣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祈雨疏有云。旱既太甚。神謝人求。默譴示曰。我
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
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
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
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
立應耶。汝但反求。常作澤物。想汝雨及人。吾
雨及汝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

日須救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邛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做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槩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

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
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言酸
則涎言臭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擾日有思
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
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
統百屬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虫。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卽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况此間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

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澗衝雪。由此而踏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仇○邊○努○易○避○恩○裏○戈○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阱○
難○脫

無○事○如○有○事○隄○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
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畔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

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
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
有橫財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不必自
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
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艱然

不肯受乎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爲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
實業備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
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
拿錢曾傭不若。

草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守
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
便是脆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聞。
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敬。旣而告人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其有邪德乎。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衆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日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余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

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晦菴先生曰。人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

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忠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于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
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他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
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
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
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

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竇樹。須需衆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覆陷穿。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遠不如思便
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
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
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
特害人於已甚害

晦庵先生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
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
做去真是不同

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囚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復爭。

蔡京毀司馬光等書奸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

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慊，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林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

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嗣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成祖時。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

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